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一百十二回 口似懸河善陳利害 心非鐵石默悟良言

來衝風雨來，去踏煙霞去。斜照萬峰青，是我還山路。

話表錢瓊珠見洪錦雲有話請教，遂問：「有何見教？敢乞明言。」洪氏王妃曰：「我四人所來，是因忠勇王喬裝一事，既蒙天子賜婚與我家王爺為室，乃傳聞賢妹再三不肯放彼於歸，竟言可守閨中白頭偕老。若如此行為，令人可笑之極。須知雲妹是我王爺的結髮首妻，賢妹定欲霸佔為夫，卻是何故？倒要請教有甚理解？」錢小姐不聽猶可，一聞此言，登時杏眼圓睜，柳眉倒豎，氣不可遏，便冷笑曰：「賢姐，愚妹以為你是一位既賢且慧的王妃，原來是一外清內濁的美婦。何人不知響卿是我的夫主，怎言我將他霸住？如此不通之言，不能責己，還來責人，令人可笑之極！賢姐因你家王爺臥病在床，不能成夢，欲奪我夫主為他細君，天下那有此等道理？真真可笑之極。」洪錦雲聞他這番話，也就怒形於色，正欲答言，范氏接言，口呼：「錢妹妹，你錯怪洪氏嫂嫂了。響卿為賢妹夫主，人人皆知。但則響妹與賢妹同是女流，有何分別？天下豈有兩個女子而成為夫婦之理？愚姐奉勸賢妹切莫因小節致誤大事。」復向楚雲口呼：「表妹呀！吾竟不知你究是何心？錢妹妹當初被你所誤，今者你既不能隱瞞，何可再誤於彼？即使你不肯於歸李姓，不可誤了錢妹妹的終身，難道就空擔夫婦虛名，便了卻一身大事麼？吾聞表妹素性聰明，極有見識之人，竟作出此糊塗事來，自己誤之於前，還誤人於後，我真不能解無道理之事。」楚雲方欲答言，忽聞白豔紅插言曰：「忠勇王與錢姐姐二位，聽小妹一言，請其容納。小妹已盡知二位兩意相同的心事，在忠勇王因楚伯母年高，一旦晚年失子，未免膝下無人奉侍；且於錢姐姐面上，大有愧對之意，不能遽行將他撤下，便自於歸他人。所以願與錢姐姐老守閨中，作一對神仙眷屬，既可於楚伯母膝前克盡子職，又可於錢姐姐前聊申愧對之心。這卻是一片既孝且義的心思。在錢姐姐既是忠勇王如此盡孝道、存大義，雖然為著老母，卻處處為著自己。於是因感生憐，因憐生愛，也就願與忠勇王百年相守，情願擔夫婦之虛名，了此終身而已。情義兼盡，在小妹看來，忠勇王所以為孝為義者，皆是不孝不義；錢姐姐所以為義為情者，亦屬不義不情。楚伯母所靠者，在先惟忠勇王，以為有子克家，他日香煙必能繼續。昔日知所為佳兒者，今則變為孝女，推楚伯母之意，已不免大傷厥心。若再不急思變計，為楚氏繼續香煙，則楚伯母更覺難安，即忠勇王不孝尤甚。至於說錢姐姐之不義，在忠勇王以前出於無奈，上遵母命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將計就計，上慰高堂之志。今既行藏畢露，應急為錢姐姐設思良策，藉以終身，方是盡情盡義。若一味以相伴空閨，白頭偕老，則誤了錢姐姐青春年少，而自陷於偏僻矯情，非惟有愧於人，亦且有愧諸己，則不義孰甚？若錢姐姐之不情不義則尤有說，忠勇王本屬有夫之女，昔日行藏未露，自不能怪賢姊為非，今既天子賜婚於歸，難以急應勸其上遵聖旨，下重人倫，方是大情大義。若一味順著忠勇王不得已之苦衷，便謂情義兼盡，在小妹看來，彼此終身所誤，吾不知所謂情者何在？義者何在？為今之計，忠勇王急應歸於李姓，錢姐姐亦應招贅他人，如此辦法方可謂孝義兼盡。錢姐姐既招快婿，他日產一麟兒，即為楚氏香煙之續，則楚伯母心亦可安。而況錢伯母有一半子東床，也可就近承歡膝下，較之寄身李姓，尤覺稍安。如此看來，不但楚伯母心下大安，即錢伯母亦欣然得所，兩全其美，何樂不為？錢姐姐你是聰明人，小妹之言，請姐姐想一想是也不是？」只見錢瓊珠粉頸低垂，不發一言，沉吟暗想：此話實屬有理，可是怎令奴轉過口，答應轉嫁別人？因此不由兩頰飛紅，欲語不得。

楚雲在一旁暗贊：白豔紅才貌雙全，儀容絕代，那知他口才又是如此，真是言出有章，令人心服。復偷觀錢小姐低首不語，似有三分應允之意，不由心中暗喜。又聽史錦屏向錢瓊珠口呼：「錢妹妹，方才三妹妹之言深為有理，非是愚姐多口，勸妹妹應承了罷。若為楚伯母這慈愛的姑嫜不忍拋撇，其中還有絕妙的商量。」就將招贅張珏的話詳說了一遍。楚雲聞言暗喜，若如此是兩全其美。以張郎配錢女，亦復天地生成，毫不牽強。便含笑曰：「有勞四位盟嫂弟婦，破釜沉舟，痛為解說。待某明日轉稟家母，再作商量，報命便了。」洪錦雲等聞言，心知楚雲有些回心轉意，便起身告辭。楚雲因頗覺慚愧，並未相送，只有錢瓊珠送四位佳人一齊走至中堂。楚太王妃立起問曰：「四位賢姪婦向響兒勸解，這癡兒可曾允否？」四佳人含笑曰：「姪媳等剖析勸解，響卿只回了一句從緩商量。或者已有允意也未可料。還求伯母從中解勸，以期不致變更。姪媳等尚有些瑣屑事情不堪久坐，只可改日再來請安罷。」遂即告辭，楚太王妃送至堂口，便止步不送。錢瓊珠直送至便門，方才轉回。洪錦雲等四人當即回府而去。

錢瓊珠仍復到中堂略坐片刻，便回自己房內。見楚雲斜坐交椅，默默無言，手托香腮，若有思慮。錢瓊珠走近窗前，與楚雲並肩坐下。楚雲即將瓊珠之手握定，含笑曰：「方才白豔紅所言，據孤想來亦頗有理，卿卻不可為此小事誤了終身。岳母只生卿一人，現居李府終非長策。若招一快婿，也有半子東床，而況張珏乃是年少風流，與卿真堪匹偶。且卿當日鎮江逃難，多虧張珏將卿救出，可見這段姻緣早已定就，是借孤從中作一掣頓。細想起來，是一段美姻緣。卿如應允，此婚孤亦感情不已！繼母既有依靠，岳母亦得安心。若戀著孤終老香閨，可應了白豔紅之言，孤為不孝不義，卿亦為不義不情了。」言罷，見瓊珠紅生粉面，翠鎖雙眉，手理衣襟，低頭不語，已有五分應允。楚雲亦不再往下言，只得將別話閒談。按下不表。